

## 浴風詠

### 南方壺

在論語先進篇中，子路，曾皙，冉有，公西華等四人陪侍著孔子坐。孔子說“平常你們常說‘沒人知道我！’但如果有人知道你，要用你，你將怎麼做呢？”一向個性較急的子路搶第一個回答，表示若有一千乘之國，被大國所脅迫，外有強敵入侵，內又鬧飢荒，由他來治理，只要三年，不但可使國家強盛，人民還懂得禮義。孔子聽後微微一笑，點冉有回答。冉有一看不對勁，就謙虛一些，說“如果是六七十里，或小一點五六十里，由我治理三年，可使老百姓富足，至於禮樂教化，只好等待更有才德的人來做了。”接著的公西華察言觀色，又縮了一下。答“我不敢說能做得怎麼好，但願學習，像宗廟裡的祭祀，諸侯相會見，穿著禮服，戴著禮帽，我願在那裡做個贊禮的小相。”該曾皙了。他說“當暮春來的時候，穿上春天的衣服，邀青年人五六位，小孩六七位，到沂水邊玩玩水，洗洗手臉，再到舞雩那兒兜兜風，然後唱著歌回家。”孔子喟然嘆道“我很贊同你啊！”

三人都走後，曾皙問孔子為何笑子路。孔子說“治國以禮，他講話沒有一點禮讓，所以才笑他。”曾皙又問“那冉有呢，他說的好像不是治理一個國家。”孔子說“怎見得六七十里，或五六十里，就非國家？”“那公西華呢？該不是

心在南方

治理一個國家了吧！”孔子說“宗廟會同這些事，不是諸侯的事是什麼？公西華雖說願意只做個小相，那誰做大相？”

孔子明明要弟子各言其志，那為何當弟子說出抱負後，他又不以為然呢？諸弟子個個自以為雄才大略，都能治國平天下，沒有一些謙遜的心，是孔子所擔心的。我們看現今台灣社會，人人誇誇其談，對眼前分內的事，興趣不大，但却都認為自己需要更大的舞台。目前的職務無法施展，自緣不在最高層，故有浮雲遮望眼，因此人人不只想更上一層樓，而是想到 101 的頂樓。這股風氣，從政治界吹到學術界。行政院長如此，市長如此，校長如此，院長如此。至於系主任呢？這種“小相”，怎能放眼裡？瑣碎的系務，怎需去費心？去管，志向就小了。人人志在做大事，兩千五百年前，孔子就看出這樣是不對的。

諸位看，現在這麼多人在搶總統大位，但那些曾搶到的，他們在位期間，為國為民做了些什麼事呢？為何他們的本領都是用講的，一旦當選就煙消雲散？即使在學術的殿堂，那些少懷大志，一選再選當上校長者，除了以整個學校的資源，繼續經營他個人的“事業”，又為學校帶來些什麼？當初的競選政見呢？國父孫中山先生說要立志做大事。其實社會上並不缺想做大事者，而是需要願做好眼前的事者-不論小事或大事。

至於孔子為何又認同曾皙呢？看起來曾皙時間太多，無所事事的样子，與一群無利可圖的人，還玩得不亦樂乎，真不知上進。

蘇軾的臨江仙中有“長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時忘却營營？”這是個精算的時代，不但文以載道，還要吃以載道，喝以載道，玩以載道，樂以載道。連吃喝玩樂都得冠冕堂皇的。譬如說在大學裡，有校外學者來演講，演講完大家餐敘，學術交流一番。辦理教師研習營，也要找個風光明媚的地方，還鼓勵攜眷。常常參加人員中，非教師遠多於教師。主事者與參加者所在乎的，多半不是研習。

因此像曾皙願與一群年輕人及小孩，去玩水兜風唱歌，“浴乎沂，風舞雩，詠而歸”，就為孔子所嘉許了。孔子周遊列國推銷其理念，心中却也嚮往這種不汲汲營營，與非鴻儒也能談笑，與白丁也能往來的生活。大家都在精算，能不精算的人，當然能投入所負責的每一項工作，不需自吹自擂。孔子看出了此點。(96.04.29)